



夏日那片蓖麻坡

□殷彩霞

好几年没回老家桂花村了，此刻走在村口的老洋槐树下，沿着狭窄的田坎往记忆里的鬼打坡上走，如今的鬼打坡野草比人还要深。

走了足足半刻钟才隐约看见坡顶的乱石堆，半人高的狗尾草在风中妖娆摆动。望过去，那几株醒目的蓖麻映入眼帘。茎秆粗壮，叶片宽大如掌，掌形的大叶子铺得很是张扬，碧绿的纹路嵌在叶面上，靠近顶端的地方还垂着几串带刺的青果，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30年前，这一片山坡上，都是密密麻麻绿油油的蓖麻。那时候，一旦放学或放假，村里一群孩子都喜欢成群结伴地去鬼打坡玩耍，那里可是躲猫猫的好地方。蓖麻长得很快，两三年就能长到比人高，枝粗叶密，刚好是我们躲猫猫的天然屏障。

小时候，我和一群小朋友经常在鬼打坡玩躲猫猫，有屏着气蹲在叶缝里的，有抱着粗杆斜着小脑袋的，有盘腿静静坐着扮鬼脸的，也有蜷缩在蓖麻地里一动不动的……大家都不敢出声，谁先被找着，谁就要被罚去偷摘李老四家的黄瓜。

整个夏天的午后，蓖麻坡上全是你们你追我赶的嬉笑声、尖叫声，风卷着蓖麻叶的清苦味吹过来，凉丝丝的。

蓖麻结果的时候，我们最爱捡落在地上的熟果。圆滚滚的果子外皮长满软刺，捏一下就会炸开，然后滚出几粒油光发亮的蓖麻籽，浅棕的底

子布满黑花，滑溜溜的像上好的玉石。

我们捡起来用针穿起，串成手链串成项链，戴得满脖子满手腕都是，觉得自己比城里开公共汽车的司机叔叔戴的金项链都还要神气。

有一次出事了。那天午后，二狗子不知道听谁瞎说了一句，“蓖麻籽榨出来的油很香，炒出来的菜也比香油还好吃。”他便盯着手里的蓖麻籽咽了好几次口水，说要尝尝究竟是啥味儿。

我和二姐、彩蛋等几个人拦不住，他当场就嚼了一粒，还吧唧着嘴说没什么特别的味儿。我们也没当回事，不到半小时，二狗子突然捂着肚子蹲下来，脸白得像张纸，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往下滑。

没过两分钟，二狗子就对着草坪哇哇直吐，我们当场都吓得哭了，连声音都变了调，大我们一点点的彩蛋连滚带爬跑下山喊二狗子他娘。

赤脚医生扛着药箱跑上来，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才把人稳住，后来二狗子在家躺了好几天，再跟着我们来蓖麻坡时，看见带刺的蓖麻果就远远地呸呸两声，说这是勾人命的毒玩意儿，碰都不能碰。

后来我们长大了才知道，二狗子说得没错，蓖麻里真的有毒。二狗子真是命大，吃的是还没完全成熟的青籽，又吐得及时，才捡回一条命，说起到现在都有些后怕。

其实，那时候生产队号召在荒坡上种蓖麻，是因为蓖麻全身都是宝。蓖麻籽榨的油黏度高凝固点低，是上好的工业用油，还具有消肿拔毒、泻下导滞、通络利窍之功效；根有祛风解痉、活血消肿之功效；叶具有祛风除湿、

拔毒消肿等多种功效。

现在好多制药企业做药，都少不了蓖麻的提取成分。

前些年，村里来了几拨收药材的贩子，说带根的蓖麻药厂都要收，比种一季玉米收入还高，村里有些闲不住的老人，扛着锄头就往鬼打坡上跑，但凡能刨着根的蓖麻，全被挖了出来捆好了卖去山下的收购点，没两年，整面坡的蓖麻就被刨得干干净净，只剩这几株，长在石头缝里，锄头伸不进去，根扎得深刨不出来，才侥幸留到了现在。

我蹲下来，伸手捏了捏一个带刺的熟果，轻轻一按就裂开了，几粒油亮的蓖麻籽滚到我掌心里，花纹还是那样清晰，触感还是那般光亮丝滑，和我小时候攥在手里的那几颗，感觉是一样的，没半点儿差别。

风顺着高坡吹了下来，吹得蓖麻叶子哗啦啦响，好像还能听见30年前，我们藏在叶丛里憋不住的笑声，听见二狗子疼得打滚的哭喊声，听见彩蛋和二丫的争吵声，听见风卷着绿浪滚过坡顶的清脆声，那声音忽远忽近、忽明忽暗……

那些漫山遍野的蓖麻，那些跟着蓖麻一起疯长的童年，早就跟着挖蓖麻的锄头，走得干干净净了。只剩这几株孤零零的蓖麻，站在鬼打坡的乱石堆里，替我们守着那点快要被风吹散的旧时光，等着哪个像我这样念旧的人，偶然走上坡来，能停下来，想起很久很久以前，发生在这片绿浪里的、热热闹闹的故事。

(作者系重庆市璧山区作协会员)



乡下的月夜(外二首)

□李洪

空的。栀子花是另一个回忆的殇
影子压住影子，猫从模糊的背景墙跃下
不需要更多理由搪塞。柚子皮遮住脸和伤疤
只有半支口琴露出羞涩
杯子再次倾倒，杏儿坐在相框里哧笑
酸楚的酒淹没了嗓子
从北窗口掉落的月亮
没有原路返回九月初九夜
丢失火把和剃须刀，树荫下的花篮是空的
发出回响的门楣上，挂着谁的红盖头

黄昏

栗子树孤立在麦田中央
曲躬着腰身的石头更加灰白
时至黄昏，没有独角的牯牛经过
侧身抽烟的人，早已变成另一块石头
旧色风中，仍有一顶橘黄草帽
从木房子倒下的阴影里跃起
翅膀铁青的蚱蜢，也许就躲在
被遗忘的巴茅草后

山冈

无人。太阳照拂着茶树和野柳
石头从转角处溜走，露湿的草叶上
残留着九月初三夜的泪点
向日葵已经开败，午后逃走的蚱蜢
没有回到醉酒的草垛左边
那里有断肠草，有挂过马灯的树丫
有独眼羊吃剩的苦苣菜
牧童落下的鞭子，还在将笨拙的蚕吟
驱赶到结霜的柿子树下
从草丛中窜出的青石路上，没有暮归的牛铃
跛行在黄昏后的五倍子
仍然是一味刮毒疗伤的药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你是如此简单而动人

□张萃

你微笑时，彩虹藏在眼角
你忧伤时，乌云飘到你眉梢
你快乐时，天晴
你难过时，淅沥沥的雨啊
不停，不停
滑落在我的心

静

你在山间看书
我在远处看你
你翻看茶的香气
我读着，类似爱情

晚安

夕阳徘徊在天边
迟迟不肯睡去
大海悄悄给它盖上被子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大姐夫的鲜花

□邹世平

一大早，大姐夫便出门了。大姐心里清楚，今天是“520”，老伴儿定是又赶往花市买花去了，心底悄然漾起幸福的涟漪。

那年大姐知青返乡，进了一家国企建筑公司，与同样是知青回城的大姐夫分到同一处工地。大姐夫是混凝土工，大姐则在工地挑灰桶。一人拌灰，一人挑料，日复一日，二人便熟悉起来。大姐夫生性憨厚，心里有那个意思却开不了口。还是细心的团支书记看出端倪，促成了这段姻缘。

寻常百姓的日子没啥波澜，唯有岁岁年年的祥和。大姐夫出身书香门第，知书明理、性情豁达，虽干的是体力活，内心却深藏柔情。婚后的日子每逢大姐生日，都会送上一束鲜花，让大姐感动不已。

在“520”这天送花，则缘起12年前那场生死相伴的变故。

那年春节，二姐匆匆来电，说大姐夫突发急病，正在西南医院抢救。我连忙带着妻子驱车赶往医院。急救部外，大姐哭着说：“医院已下了三次病危通知书，哪个办哦……”这时的她，早已没了主张。此后两个多月，是无尽的煎熬守候。重症监护室厚重的房门，把大姐和姐夫隔开，门外是大姐惶惶的牵挂，门内是大姐夫痛苦的挣扎。那个三月末，春风拂面的日子，大姐独自蜷缩在监护外长椅上，一人熬过了自己61岁生日。没有鲜花。

直至四月中旬，大姐夫才脱离危险，五月上旬总算出了院。短短百余天，昔日200斤的壮汉，瘦成了不足百斤的小老头，让人不忍细瞧。5月20日清晨，我的电话响起，传来大姐夫虚弱的声音，说要用一下我的车。等我驱车赶到小区，大姐挽着身形孱弱的大姐夫早已在了大门口。大姐要上车，大姐夫却摆摆手：“有兄弟在，你莫担心。”大姐只好作罢，我问去哪里，大姐夫语气坚定：“南坪花市。”“去花市干啥？”我很诧异。“今天是‘520’，我要买束花送给你姐姐。”听罢此言，我眼眶瞬间湿润。

自那以后，每年大姐生日，还有“520”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大姐夫总会默默备好一束鲜花，送到大姐手中。每每收到鲜花，大姐都会拍下照片发到亲友群，另配一句温柔暖心的话语：“多谢老伴送的花花！”言语不多，道尽满心欢喜与知足。

亲友们纷纷留言夸赞，都说大姐夫重情重义，到老依旧浪漫深情。大姐夫的回复也依旧实诚：“只要她喜欢，我就会一直送下去的。”

(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会员)

被“忽悠”的幸福

□张儒学

王大爷经常被儿女们“忽悠”，不过大家还都羡慕他这种被“忽悠”的幸福。

王大爷是个地道庄稼人，一辈子起早摸黑，仿佛有干不完的活，可他从未叫一声累。为把儿女拉扯大，他和老伴过着节约的日子。儿女们也争气，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中心城区工作，女儿大学毕业后回镇上当了教师，小儿子也在县城开餐馆。儿女们都出息了，王大爷和老伴仍不愿去儿子家住，仍住在乡下的老屋，依然种庄稼过日子。前几年，老伴去世，年过七旬的王大爷便不再种庄稼，每天提着茶杯，去村口那个广场，与几个老哥们喝茶聊天，日子倒也过得悠闲自在。

儿女们虽隔得远，但会抽时间回来看王大爷。每次回来，吃的穿的总要给王大爷买一大包。可王大爷是节约惯了的人，每次都说：“别买太贵的，你们挣钱也不容易。”

那天，在县城开餐馆的小儿子，给他买回一瓶剑南春，他知道父亲的性格，要是知道这酒的价格，肯定会生气，于是想了个办法，用矿泉水瓶子把酒装好带回家。王大爷接过酒，问：“这是啥酒，怎么没标签呢？”小儿子哄他说这是买的高粱白酒，几元钱一斤。

下午，王大爷专门去村口小卖部买了半斤花生，提着这瓶酒到村口广场，正好几个老哥们都在，几人都倒上一杯。一个老哥们抿了一口，说：“县城的高粱白酒口味就是不一样，还真好喝呢。”另一个喝了口也大声说：“好酒啊，比镇上的高粮酒醇多了。”王大爷听大家这么说，也抿了一口，感觉这酒是有点不像以往的高粱酒，正在纳闷时，刘二哥品出了味道，说：“你被儿子忽悠了，这哪是高粱酒，有点像剑南春的味道。我干了多年餐馆，啥酒都喝过，哪有这么好喝

的高粱酒？”

那晚，王大爷十分生气，因为他问过刘二哥，知道一瓶剑南春要卖500多元。回家后，气冲冲给小儿子打去电话，大声问：“他们都说是剑南春，你买哪个贵的酒干啥子。”小儿子打断他的话，说：“爸，你别听他们乱说，这是新产的高粱酿的酒，所以喝起来口味才这么好。”

还有一次，在中心城区工作的大儿子专门开车回来接王大爷去玩几天。当晚，大儿子带王大爷去了一家大餐厅，点了一桌好菜。王大爷不停地打听贵不贵，大儿子说：“在这里吃饭不贵，也就一两百元。”吃完饭，大儿子去付钱，王大爷隐隐听到收银员说800元，他吃惊地问：“啥子，这顿饭吃了800元呀？”大儿子赶忙说：“你听错了，不是800元，是180元。”听完这话，王大爷才放下心来。

去年过年前，镇上教书的女儿孝敬王大爷，专门去商场花1200元买了一件羽绒服，王大爷穿上不仅合身还十分暖和，问花了好多钱？女儿说是在镇上一个小摊买的，只花了120元。王大爷穿着新羽绒服去村口广场喝茶，有人问多少钱买的，王大爷说小摊上买的，只花了120元。另一个人说：“这么便宜啊，那我也去买一件。”刚说完，见羽绒服上的“波司登”小标露了出来，于是笑着说：“你又被女儿忽悠了，这是牌子货，少说也要上千元。”

王大爷赶紧脱下衣服查看，标签上果然写着“波司登”三个字。他十分生气，拿起手机想给女儿打电话，一个老哥们劝他：“你还生啥子气嘛，儿女们孝顺是好事呀，他们这是在变着法子孝敬你。”王大爷想了想，觉得也是这么个理，于是放松下来，和几个老哥们开心地摆起龙门阵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